

# 伯基 爵度 山

外国文学卷

大仲马 著  
(法)

中国和平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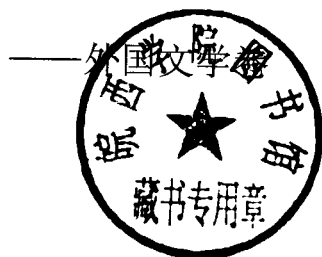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二)



428  
D2M  
29  
C-3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44B-3

# 基度山伯爵

(九)

[法] 大仲马 著

吴 昕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 (京)新登字 086 号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度山伯爵/(法)大仲马著;吴昕译.-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基… II.①大… ②吴… III.长篇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85 号

## 基度山伯爵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 第八十三章 上帝的手

卡德罗斯继续悲惨地喊道：“救命呀！长老阁下，救命呀！”

“怎么一回事呀？”基度山问道。

“救命呀！”卡德罗斯喊道。“我被人害死啦！”

“勇敢一点。我们在这儿！”

“晚啦！你们来得太迟喽，你们是来给我送终的吧。刺得多厉害呀，好多血呀！”他昏了过去。

阿里和他的主人把卡德罗斯抬到一个房间里，基度山示意阿里给他脱去衣服，他发现三处可怕的伤口。“我的上帝！”他叹道，“您的报应多少来得迟了一点了，但那只是为了可以报应得更有力。”阿里望着他的主人，等待着新的指示。“立刻领检察官维尔福先生到这儿来，他住在圣·奥诺路。你出去的时候，顺便叫醒门房，派他去请一位医生到这儿来。阿里遵命而去，房间里只剩下了长老和卡德罗斯，后者还没有醒过来。

当那恶人微微张开他的眼睛的时候，伯爵正带着一种怜悯的表情望着他，他的嘴巴在微动，像是在做祷告。“长老阁

下，找一个医生来哟！医生哟。”卡德罗斯说。

“我已经派人去请了。”长老回答。

“我知道他不能救我的命，但他或许可以使我多活一会儿，让我有时间告发他。”

“告发谁？”

“告发杀我的凶手。”

“你认识他吗？”

“认识，他就是贝尼台多。”

“那个年青的科西嘉人？”

“就是他。”

“你的同伙？”

“是的。他给我这座房子内部的图纸，是希望我杀死伯爵，以便让他继承他的财产，或者伯爵杀死我，免得我妨碍他。他埋伏在墙角里，暗杀我。”

“我也已经派人去请检察官了。”

“他来不及赶到的了，我觉得我的生命很快地结束了。”

“等一等！”基度山说完，离开房间，不到五分钟，拿着一只小药瓶回来。

那个垂死的人的眼睛不断地盯住那扇门，他企盼着救兵会从那扇门里进来。“赶快，长老阁下！赶快！我就要死啦！”

基度山走过去，把小瓶里的药水滴了三四滴到他那发紫的嘴唇上。卡德罗斯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啊！”他说，“真是

救命良药，多一点，多一点！”

“再多两滴就会杀死你了。”长老回答。

“噢，只要来一个人，我就可以向他告发那个恶棍了。”

“要不要我给你写口供？你只要签一个字就行了。”

“好的，好的。”卡德罗斯说。想到死后还能够复仇，他的眼睛顿时焕发起来。基度山写道：

“我是被科西嘉人贝尼台多害死的，他是土伦苦工船上五十九号囚犯，是和我一条锁链上的同伴。”

卡德罗斯说：“快！快！不然我就不能签字了。”

基度山把笔递给卡德罗斯，卡德罗斯集中他的全部精力签了字，倒回到床上，说：“其余的由你口述吧，长老阁下，你可以说，他自称为安德里·卡凡尔康德。他住在太子旅馆里。噢，我不行了！”他又昏了过去。长老让他嗅小瓶里的药水，于是他又睁开眼睛。复仇的希望并没有舍弃他。

“啊，长老阁下，你会把我所说的一切都讲出来吗？你肯不肯，长老阁下？”

“是的，而且还要讲得更多。”

“你还要讲些什么？”

“我要说，这座房子的图样是他给你的，想让伯爵杀死你。我还要说，他写了一封信给伯爵，把你的企图通知他，伯爵不

在，我看了那封信，于是就在这儿等候你。”

“他会杀头的是吗？”卡德罗斯说。“答应我那一点吧，让我抱着那个希望死——那可以使我容易死些。”

“我要说，”伯爵继续说，“他始终跟踪着你，监视着你，当他看到你从房子里出去的时候，就奔到墙角里去躲起来。”

“这一切你都看到了吗？”

“想一想我的话：‘假如你平平安安地回到了家里，我就相信上帝已宽恕了你，而我也可以宽恕你了。’”

“可你却不警告我一声！”卡德罗斯用手腕撑起身体喊着。“你知道我一离开这座房子就会被人杀死，而你却不警告我！”

“不，因为我看上帝是假手贝尼台多，在执行他的法律，我觉得违反天意是亵渎神圣的。”

“上帝的法律！算了吧，长老阁下。假如上帝是公平的，你知道现在有许多该受惩罚的人仍然逍遥法外。”

“耐心一点吧！”长老说，他说这句话的口气使那个垂死的人打了一个冷颤。“耐心一点！”

卡德罗斯惊愕地望着他。

长老说，“上帝是慈悲普赐的，他也曾对你慈悲过，他最初是一位慈父，后来才变成一位法官。”

“那么你相信上帝罗？”

“截至目前为止即使我命穷福薄，还不曾相信他，”基度山说，“但看到你这种情形，我也必须相信了。”

卡德罗斯举起他那紧捏的双拳，伸向天空。

长老伸出一只手虚悬在伤者的头上，像是要命令他相信似地说：“听着，你在你的灵床上还拒绝相信上帝，而上帝却也为你做过许多事情：他给你康健、精力、正当的职业、甚至朋友——这种生活，凡是良心平稳、不作非份之想的人，的确是可以很满足的了。他很少赏赐这么多的恩惠给人，而你非但不想好好利用这些天恩，却反而自甘堕落，酗酒成性，在一次酩酊大醉中断送了你一个最好的朋友。”

“救命呀！”卡德罗斯喊道，“我要的是一位医生，不是一个教士。也许我所受的不是致命伤，我还会死，或许他们还能救我的命。”

“你的伤是太致命了，要不是我给你滴了三滴药水，你现在早就死了。所以，听着吧。”

“啊！”卡德罗斯低声地说，“你这个古怪的长老！你不但不安慰要死的人，反而要逼迫他们绝望。”

“听着，”长老继续说。“在你出卖你的朋友的时候，上帝并不立刻惩罚你，而只给你一个警告。你被贫穷所迫，而不以正正当当的手段去寻求生存。你贪图富贵却借口生活所迫想去犯罪。那时，上帝为你创造了一个奇迹，借我的手送给你一笔财产——在你，那已是非常可观的了，因为你从来也没有过什么财产。但当你获得了那笔意想不到、闻所未闻的意外之财的时候，你又觉得不够了。你想能再增加一倍，用什么办法

呢？杀人！你成功了。那时，上帝夺掉你的财产，把你带到法庭上。”

“打算杀那个犹太人的不是我，而是卡康脱人。”卡德罗斯说。

“是的，”基度山说，“所以上帝——我不能说他执法无私，因为按理他应该把你处死，——但上帝慈悲为怀，饶恕了你的性命。”

“哼！把我送进苦工船里去终身做苦工，好慈悲！”

“你这该死的混蛋！你当时可以认为那是慈悲的呀！你那胆小的心一想到死就发抖，听到宣判终身徒刑，就高兴得狂蹦了起来。因为像苦工船上所有的奴隶一样，你说：‘那扇门是通到苦工船上去的，不是通到坟墓里去的，而这你确实说对了，因为那扇通到苦工船上去的门对你实在有利。一个英国人去访问土伦，他发誓要拯救两个受罪的人，而他的选择恰恰落到了你和你同伴的头上。你又得到了一笔财产——金钱和安宁又回到了你的身边。你，你本来命中注定要做终生囚徒的，又可以过和常人一样的生活。那时，贱人呀！——那里你又第三次去触怒上帝。你那里的财产甚至比以前更多了，而你说：‘我还要更多的。’你第三次没有任何理由，绝不能原谅地又犯了罪。上帝厌倦了，他惩罚了你。”

卡德罗斯气息渐渐微弱了。“拿水给我喝！我口渴极了，我周身像火烧一样！”他说，基度山给他一杯水。“可是贝尼台

多那个混蛋，”卡德罗斯交回玻璃杯接着：“他却可以逃避掉！”

“谁都逃不了，我告诉你。贝尼台多也要受到惩罚的。”

“那么你也得受惩罚，因为你没有尽你教士的责任，你本该阻止贝尼台多，不让他杀我。”

“我？”伯爵微笑着说，他那种微笑把那个垂死的人吓呆了——“你的刀尖不是刚才折断在保护我胸膛的钢丝背心上吗！可是，假如我发觉你痛改前非，自知悔悟，回心转意，我也许还会阻止贝尼台多，不让你被杀。但我发觉你依旧傲慢凶悍，所以我就让你落在上帝的手里。”

“我不相信有上帝，”卡德罗斯咆哮道，“你自己也不相信。你撒谎！你撒谎！”

“住口！你要把你血里的最后一滴血都挤出来了。”长老说，“什么！现在处死你的正是上帝，而你竟然还不相信他吗？他要你作一次祷告，说一句忏悔话，掉一滴眼泪，上帝就可以宽恕你，难道你还不肯相信他吗？上帝本来可以使凶手的匕首在一刹时内了结你的生命，但他却给你这一刻钟的时间，让你有时间可以忏悔。所以，想一想吧，忏悔吧，贱人”

“不，我不忏悔。天地世间根本没有上帝，没有神——有的只是命运。”卡德罗斯说

“天地间有一位神，有一位上帝，其证据就是：你躺在这儿，绝望地否认着他，而我却站在你的面前，富有，快乐，安全，并恳求上帝宽恕你，因为你虽竭力想不相信他，而你心里却依

旧是相信他的。”基度山说。

“但你是谁呀，那么？”卡德罗斯用他那垂死的眼睛盯住伯爵问。

基度山把灯光移近他的脸说：“仔细看看我！”

“嗯，长老——布沙尼长老。”

伯爵脱掉那改变他脸貌的假发，垂下他那漆黑的头发，使他那苍白的面貌顿时美丽了许多。

卡德罗斯大吃一惊说：“噢！要不是那一头黑发，我就要说你是那个英国人威玛勋爵啦。”

“我既不是布沙尼长老，也不是威玛勋爵，”基度山说。“再想想看，想得更远一些，——在你早年的记忆里回忆一下。”伯爵的话里有一股魔力，使那可伶虫的极衰弱的神志又再度恢复了搜寻。

他说：“对了！我想我过去见过你，也认识你。”

“是的，卡德罗斯，你一度曾跟我相识。”

“那么你是谁呢？你既然认识我，怎么还能让我死呢？”

“你受的是致命伤，已经没有办法救你了。假如还有可能救你的命，我就会认为这是上帝对你的另一次慈悲，我也一定努力救你。我凭我父亲的坟墓起誓！”

“凭你父亲的坟墓起誓！”卡德罗斯说，“你到底是谁？”这时正是回光反照，他半撑起身子，想更清楚地看看那个发誓的人，因为他所发的誓言是一切人都认为神圣不可轻漫的。

伯爵知道这是最后的回光反照。注意到对方离死已经不远，就走近那个垂死的人，脸上露出镇静而忧郁的神色，弯下腰去轻声说道：“我是——我是——”他那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一个名字，声音是那么低，仿佛连伯爵自己也怕听见似的，卡德罗斯本来已经撑起身子跪着，伸出了一只胳膊，听到那名字后又把身子缩了回来。他攥紧拳头，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两只手伸向天空，嚷着：“哦，上帝！我的上帝！原谅我刚才否认了您！您是存在的。您确实是人类的在天之父，也是人间的审判官。我的上帝，我的主啊，我过去一直不相信您！我的上帝，宽恕我吧。接受我吧，我的主啊！”他紧闭双目，发出最后一声呻吟和最后一个叹息，倒了下去。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他已经死了。

“一个！”伯爵两眼盯着尸体，神秘地说。这具尸体由于死得很惨，形状特别可怕。十分钟后，门房领着医生，阿里陪同检察官都来了——接待他们的是布沙尼长老，当时他正在尸体旁边祷告呢。

## 第八十四章 波 香

歹徒胆敢潜入伯爵府企图盗窃的消息，在日后的两星期里成了全巴黎的谈话中心。那个人在垂死的时候曾签署了一份自白书，宣称暗杀他的人是贝尼台多。警察局已下令严密搜查凶手。卡德罗斯的小刀、隐显灯、钥匙串和衣服都保藏在档案库里，只有他的背心却找不到，尸体则已用车送到尸体保护地待亲属领取。伯爵每当有人提起此事时，都说这次意外事件，是他在阿都尔别墅的时候发生的，那天正巧有位布沙尼长老要求在他的家里过夜，在他的书房里查看几本珍贵的书籍，他自己对这件事情也只是从布沙尼长老那儿听来的。只有伯都西奥一人听到别人提到贝尼台多的名字就面色发白，但谁也没有去注意他这种变化。维尔福也应召去为那件罪案作证，已接受了这件案子，并正以他处理一切罪案时同样的热忱在做着准备工作。

但三个星期过去了，警察局的搜索一直没有结束，由于邓格拉司小姐和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的婚期日渐接近，那次行窃的企图以及窃贼被他的同伴所杀的事件几乎已被人遗

忘。婚期已确定并宣布，而那青年人也已在那位银行家的家里被看作未来女婿。子爵也写了几封信去征求他父亲卡凡尔康德老先生的意见，后者复信表示他非常赞成这桩婚事，但同时因为他不能在那时来到巴黎表示非常遗憾，他允许拿出那笔每年可以产生十五万里弗利息的本金。这三百万本金，他已同意委托给邓格拉司去投资。一些人就以那位银行家的近况警告那青年人，说他这位未来岳父近来生意连遭损失；但那青年人自命高贵，不以金钱为荣，一点也不理会这各种暗示，也从从不向男爵提起那些话。男爵崇拜安德里·卡凡尔康德子爵，但欧琴妮·邓格拉司小姐却并不如此。由于天生厌恶结婚，她忍受了安德里的追求以便摆脱马瑟夫；但当安德里步步进逼时，她便不免向他表露出一种显然的厌恶。男爵也许曾感觉到那种态度，但他认为这是他女儿的怪僻，假装不知道。

波香要求延期的时间快满了，马瑟夫现在已领悟到伯爵劝他息事宁人那个忠告的价值。谁都不曾注意到关于将军的那则消息，谁都不曾认出就是那个贵族院里高贵的伯爵是出卖了亚尼纳城的法国军官。可是阿尔培并不觉得他所受的侮辱已减轻，激怒他的那几行消息显然是一种故意的侮辱。此外，波香结束上次会谈时的态度在他的心里留下了一个痛苦的记忆。所以他的头脑里依旧存着希望决斗的念头，并希望瞒住这次决斗的真正原因，甚至瞒过他的陪证人。

自从阿尔培去拜访波香那天起，便再没有人见到过他，阿

尔培每次向人问起他，人家总是回答他已旅行去了，要过些日子才能回来。谁都不知道他到底到哪儿去。有一天早晨，阿尔培的贴身跟班叫醒他，通报波香来访。阿尔培擦擦眼睛，吩咐仆人请他在楼下的小吸烟室里稍候，他很快地穿好衣服，走下楼去。他发觉波香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看到他，波香就止步了。

“阁下，你先到我这儿来，而不要等我今天到府上去拜访，看来很不错，”阿尔培说。“告诉我，究竟我应该和你握手，说，‘波香，承认你曾伤害我，但且保持我的友谊吧，还是我只要请你选择武器就够了？’”

波香带着一种使那青年人惊恐万分的忧郁神色说：“阿尔培，让我们先坐下来再谈吧。”

“阁下，我希望在坐下来之前，先得到你的答复。”

“阿尔培，”那新闻记者说，“客观环境使我难于作那个答复。”

“我可以使你容易答复，也就是再重复一遍那个问题，‘你愿不愿意更正？’”

“马瑟夫，当问题牵涉到法国贵族马瑟夫中将伯爵这样一个人的名誉、地位和生命的时候，单依靠回答是否是不够的。”

“那么应该怎样办呢？”

“阿尔培，就是照我的方法办，我这样想：金钱、时间和疲劳，比起一个家庭的名誉和利害来，是不算一回事的。‘大概

如此’这几个字还不够有力，只有事实才能证明是否应该和一个朋友作一场致命的决斗。假如我用一把剑的剑锋或一支手枪的子弹指向一个三年来曾与我交往亲密的人，我至少必须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必须带着一颗无愧的心去与他相会，而当一个必须用他自己的武器捍卫自己生命的时候，是需要那种安静的良心的。”

马瑟夫不耐烦地打断说，“唉，这一切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意思就是：我刚从亚尼纳回来。”

“从亚尼纳来？”

“不错。”

“不可能的！”

“这是我的护照，请查看一下上面的签署吧，——日内瓦、米兰、威尼斯、的里雅斯特、德尔维纳和亚尼纳。你能信任一个共和国、一个王国和一个帝国的警察局吗？”

阿尔培把他的眼光投到护照上，然后带着惊异的神色抬起头来望着波香。“你到亚尼纳去过了？”他说。

“阿尔培，假若我是与你不相识的人，像你一个三四个朋友前来寻求满足而被我杀掉的那个英国人那样头脑简单的贵族，我便不会找这种麻烦了，但我认为对你应该给予应有的重视。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去，一个星期回来，隔离检疫花了四天，在那儿逗留四十八小时，加起来整好三星期。我昨天晚上

回来,而现在就在这儿了。”

“你不用多啰嗦! 究竟你打算要多久才能告诉我最想知道的事情呢?”

“说真话,因为,阿尔培——”

“你含糊其词!”

“是的,我怕。”

“噢! 你怕承认你的记者欺骗了你? 丢开你的骄傲吧,波香! 承认了吧,波香,你的勇敢是不能被怀疑的。”

“哦,不是那么回事,”那记者吞吞吐吐地说,“正巧相反——”阿尔培的脸色立刻变得苍白起来,他尽力想说话,但话到他的嘴唇上便消逝了。

“我的朋友,”波香用最亲切的口气说,“我很高兴能向你道歉,但是,唉! ——”

“但是什么?”

“那段消息是正确的,我的朋友。”

“什么! 那个法国军官——”

“是的。”

“那个弗南?”

“是的。”

“那个卖城背叛主人的奸徒是——”

“宽恕我,我的朋友,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

阿尔培愤怒地向波香冲过去,但后者并不准备伸手反抗,